

经典悬疑小说

张宝瑞
刘东昌
著

一滴血

当代中国悬疑文学开山鼻祖·文革手抄本《一只绣花鞋》·电视连续剧
《梅花档案》作者最新力作·被评论界认为是超越《达·芬奇密码》的中国目
前最优秀的悬疑小说！

台海出版社

一滴血



张宝瑞 刘东昌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滴血 / 张宝瑞, 刘东昌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

2006. 4

ISBN 7-80141-474-8

I. 一... II. ①张... ②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24282号

总策划: 北方集团 奥迅集团

策 划: 田锁庄

书 名 / 一滴血

著 者 / 张宝瑞 刘东昌

责任编辑 / 吕 莺

特邀编辑 / 孟 通

封面设计 / 奥迅设计

出版发行 / 台海出版社

印 刷 / 廊坊开发区北方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/ 12.25

字 数 / 180千字

经 销 / 新华书店发行

版 次 /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

台海出版社(北京景山东街20号 邮编100009 电话:010-84045801)

ISBN 7-80141-474-8

定价: 28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(0316-6088707)联系调换。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由著名作家、文革手抄本《梅花党》系列的作者张宝瑞与作家刘东昌联合推出的演绎人、玉、情、禅的悬疑长篇小说。

临海医院风姿绰约的护士梦玉被裸杀，只留下一滴血，从此疑案跌宕，扑朔迷离，背后隐藏着中华玉龙的失盗大案。

二十年前梦玉之父被剖腹取走玉龙，梦玉追寻真凶和玉龙下落，院长、医生、诗人、僧侣、女友、疯人纷纷卷入此案之中，疑悬重重，情感纠葛与复杂案情交织，医院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。

人人经受灵魂的追问，人性的考验，感悟禅道真谛。

刑警队长常标，智闯灰楼，发现秘道，冲破黄岛迷雾。

中国第一神探龙飞出山，破解蛛丝马迹，挖出真凶，院长自杀。

僧侣秋山交出“中华第一龙”，大海沉默，残阳如血。

梅花系列 龙飞新篇 跌宕故事 惊恐疑案 享受阅读快感
护士裸杀 悬疑重重 曲折背后 情感纠葛 多少爱恨情仇
红山文化 中华一龙 国宝追踪 案情告破 玉龙失而复得
人生起伏 禅海无边 欣悲交集 得失皆空 感悟生命真谛

目 录

一	裸尸横陈	1
二	一滴血	7
三	她自杀未遂	14
四	神秘的僧人	22
五	深绿色的“玉龙”	29
六	你是我的情人	36
七	他点燃一根火柴	42
八	销魂时分	48
九	夜游的病人	55
十	盗尸惊魂	61
十一	他的腹部剖开了一个洞	67
十二	为她而“疯”	73
十三	为她而“狂”	80
十四	一封奇怪的信	84
十五	是谁害了我	89

● 十六	灰楼秘道	95
● 十七	海滩寻踪	102
● 十八	阴阳玉龙	110
● 十九	霜尘瓷盘	117
● 二十	浮生沉落	122
● 二十一	袈裟外衣	128
● 二十二	身世背后	135
● 二十三	血色底片	142
● 二十四	是我杀了她	147
● 二十五	骷髅显形	152
● 二十六	疑路寻踪	158
● 二十七	黄岛迷雾	162
● 二十八	谁是真凶	168
● 二十九	白色幽灵	174
● 三十	龙飞出山	180
● 后记	写不完的悬疑故事	187

一、裸尸横陈

这具美丽的年轻女尸在这凄冷的夜里显得格外动人。

她的胴体泛着奶油般的光泽，微呈弧形的织细的高鼻梁，紧紧抿着的失去血色的小嘴唇，两只杏核般的深澈的大眼睛惶惑地注视着这个令她难以忘怀的世界，不肯闭上。

她的象牙白色的娇躯更是楚楚动人，白嫩精致，高耸的小银葫芦点缀着微粉的花蕊……

是谁杀害了她？

冬城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常标紧锁眉头，久久伫立床头，思索着。

临海医院副院长林森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，脸色苍白，头上不时滴下滚烫的汗珠，局促不安。

是啊，他来到这所医院工作十几年还未出过这样的事件。

这是一座旧式的灰色建筑，水泥浇筑，若不是两扇窗口透出发黄的灯光，谁也不会想到那里会有人住。灰楼面对着住院部，灰楼东侧是医院的停尸房太平间，西侧是医院的锅炉房。

灰楼里住着临海医院的四个年轻女护士。

这是两间套房，外屋放着两张床，里屋放着两张床。案发现场泛着一股消毒水和潮湿的气味。

死者叫梦玉，是医院里一名漂亮的小护士。

常标也认识这个小护士。

常标一进房间就已看到，在死者失去血色的唇边，有一滴殷红





常标一进房间就已看到，在死者淡红色的唇边，有一滴血迹滑到枕巾上。



的血迹滑落到米黄色枕巾上，她的颈部分明有手指掐过的痕迹。

是他杀！

一滴血，那一滴殷红的从梦玉唇边滑落的血，慢慢地在常标的瞳孔放大，放大……

站在外屋的女护士叫王玲珑。这个与梦玉同屋住的年轻女人，脸色略黑，身体瘦弱，戴着一副眼镜。她凄惶地对常标介绍说：她去医学院上课，回来时已晚上十一时了，外屋的惠姣、凌小菲都没回来。她进屋时，见屋门半开，走进屋见梦玉裸身侧卧在床上，还以为她睡着了。她轻手轻脚地关了门，又去给梦玉盖被子，手触到她身体，发现肌体冰冷，又见梦玉唇边血迹，试她脉搏，已停止了跳动，她大吃一惊不顾一切冲出房门，大声呼喊！几个值班医生赶到，都不知所措。王玲珑说了声保护现场，便打了110……

常标从床前的梳妆台上，拿起一个装着梦玉照片的镜框：照片中一身白色衣裙的梦玉，凭栏望远，她打着一把紫色花瓣的雨伞，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。像那雨雾中的天气，阴郁而悲凉。

手机电话铃声响了，常标走到屋外。

是局长打来的。

“局长，我们正在勘查现场。”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是他杀，颈部有手印，枕边有血迹……但没有发现其他线索和证据。”

常标忽然哽住了：“局长！这个案子我最好回避一下。”

“为什么，这可不是你的性格？”

“因为，我……不太适合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“我的哥哥就是这个医院的主治医师……”

“常博，他可是我们市的医学学术带头人，还是院长候选人！他更可以帮你了解侦破案情。”

“那……吸毒的那案子？”

“已有武队接了，你今天怎么了？”



“这……”

“先把现场情况带回来，汇报案情，再决定……”

常标放下手里的电话，也感到了自己的反常，但他又没法说清，因为从这个案子开始，就让他感到不同寻常甚至喘不过气来。他有一种冲动，这种冲动会让他失去理智，没有理智会让他产生错觉及判断偏差。他提出回避，是为了更好地侦破这个案子，侦破这个他曾经恋过的“冷美人”梦玉的案子。但他又想，这个离奇的案子更应该由他来侦破，这不但是因为梦玉，也是因为他的一种责任在里边。敏感的职业习惯让他产生了一种负疚感，他甚至对自己的托辞有些后悔。他，只有他，才能让这个案子真相大白，追查出杀害梦玉的凶，这个凶残的恶魔。他要亲手抓住这双毒手，别无选择。

他难以冷静下来，感到太阳穴在突突地狂跳。

那一幕幕的往事，仿佛又历历在目地浮现眼前……

此刻，冷风让常标打了一个寒噤，他冷静了许多，但眼前又展现开梦玉如玉洁白的裸体，还有那张雨伞下梦玉的照片。他想起在他上警校时，在马路对面卫校上学的梦玉，常常挟一本书，穿一身洁白衣裙；那些飘然而去倩影，重叠在一起，使他眼前一片迷蒙……

他感到莫名的遗憾和苦涩、痛心和沉重，这也是第一次在案发现场流露这种情绪。他克制住自己，提醒自己要镇静。

“常队，现场勘察完毕。”

“发现什么重要线索？”

“目前还没有，有些取样和印记需要带回局里技术处理……”

“那好，先封住现场……”

“那尸体？”

“先放在我们医院的太平间，随时可以检验……”副院长林森在暗处说。

常标走出灰楼时，天已微明了，东方露出了鱼肚白。春天的海边充满了凉意，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散去了，只有林森静静地跟在常标的身后。医院房子的轮廓渐渐清晰了，灰楼的灯已灭了，那一扇

扇窗口，像一个个延伸的黑洞，更像一个个张开的大口。

“这灰楼像一座雕堡。”常标自语道。

“唉！这是一座老楼了，是日本鬼子建的，因是水泥浇筑，坚固无比，几次要扒掉都没有办法。”

“那这灰楼有什么奇特之处？”

“这座灰楼一直是一座仓库，抗战时这楼里堆满了尸体，解放战争时，这里放的全是半死不活的伤员，‘文革’时又成了病房。有人在顶楼上吊，又经常闹鬼，谁也不敢住进去，便成了医院放试验用品的仓库。前几年，卫校先后分来了一些实习护士，医院里的宿舍不够，就把二层腾了出来，可她们都不敢住进来。去年梦玉、惠姣、王玲珑、凌小菲四个姑娘住了进来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唉，可自前不久闹起了鬼，医院就失去了平静，谁知最后竟出了人命……”

“闹鬼？”

“是，经常有医生护士晚上出来，看到有一个穿白衣的鬼吊在半空中。有一次一个病人差点被吓死，抢救了一个多小时才醒过来……”

“那林院长看到过这个鬼吗？”

“鬼，我倒是没有亲眼看到过，可最近这鬼越闹越凶了，这灰楼都成了‘鬼楼’了。”

“林院长，你可是这医院的老人。”

“是，我毕业时，是1966年，一直在这个医院工作。除了去外地学习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临海医院，这里的每一块砖我都很熟悉！”

“那你有没有摸清这灰楼的一砖一瓦？”

“这是一座水泥雕堡，三楼上还有一个个弹孔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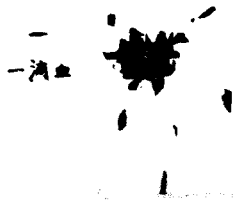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林院长还是不怕鬼了！”

“我从来不信有鬼……这楼我经常来，不过都是在白天……”

“还是怕鬼了……”

“不……不”

常标感到林森有什么话隐藏着。在微明的夜色里，他看不清他的脸，不过直感让他觉得，林森似乎对这个医院的一切都有所了解，



并很清楚。常标决定调查就从他开始。

“林院长，你是医院的院长，又是临海的医学权威，请你配合，尽快把这个案子搞清楚，有些问题我们还会向你单独请教……”

“医院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请你们早日破案，这样也会对医院恢复正常工作有利。”

“从明天开始，刑警队有一个组住进来。”

“好，我们会全力配合，有些事你尽管提出来，需要谁配合，我安排……”

“我要亲自来抓这个案子……”

“好，我要亲自配合你。”

两个人说着，走到了医院的大门口，握手告别。常标感到林森的手很凉，像死人的手一般凉……

二、一滴血

早晨的天气，阴郁潮湿。海边的风透过百叶窗吹进来，沉沉的，冷冷的，刮得常标的脸有些发疼。

一夜的现场勘察，使两个人的脸上都带有疲倦的模样。林森已安排完工作，查了病房，也安坐在办公室里。

林森的办公室里，清洁、整齐。

宽大的办公桌后是一排书架，有各类各样的书籍，以医学书为主，也有些文学典藏类杂书。

书架上方的木架上，摆放了一排日本军刀。

屋内没有特殊的摆设，办公室是一个套间，那里间是什么样？常标一时想猜个究竟，更想走进去看一看，这也许是职业习惯的原因。

林森端上一杯热气缭绕的茶，这是一个雕着花的紫砂杯。常标抿了一口，两个人都感到气氛有些沉闷。

林森起身闭上百叶窗的缝。

“这个案子很奇特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们需要了解近日医院的其他情况。”

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。噢，有一件怪事。”

“什么怪事？”常标惊奇地望着林森。

“两周前，我们医院出现了一件怪事，搅得全院上下一塌糊涂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因为一滴血……”

“一滴血？”

……

那是一个早晨，医生护士们查房回到了内科的医生办公室，刚刚交换完班的医生护士们正在脱掉衣帽准备下班休息。

忽然，内科护士王玲珑大声地惊叫起来。

“血！”

几个护士围拢过去，在医护室值班房的休息床的床单中间位置上有着一大滴殷红的血，像一颗葡萄珠大小泛着光泽。

“昨天谁值班？”

“惠姣、梦玉。”

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医生戴枫走进屋。

“床上有一滴血……”

“我们不知道是谁的血。”

“谁的血？是病人的血？”

“是医生的血？还是……？”

“奇怪？”戴枫定睛在那滴血上，然后向外屋走去。

他报告了医院的领导，把全院上下搅动了。

“到底是什么血？应该化验一下。”

“确实应该查一查。”

“会不会是病人来时留下的？”

“不会，位置也不对。”

“会不会是护士留下的？”

“也许是医生与护士同时留下的。”

“医院要上二甲，医护室卫生的条件不说，这件事影响也不好！”

“这里有奸情？”

“我看像是处女的血。”

“为什么留在这儿？”

“无聊，神经病！”

……

那一滴血，像一个漩涡，把住院部的这池水搅浊了。到底是谁的血？那焦点则集中在惠皎和梦玉两个女护士身上，一是两个人都没有结婚，二是两个人当晚都在值班。那么一滴血到底是谁留下的？

仔细看来，那滴葡萄珠大小的血迹，开始浸着殷红的环边，后又变得暗淡了，而且，那血迹透过了床单，渗到了褥子里，又在褥面分成了六个部分，像一朵六个花瓣的梅花。

“这有点像电视剧《梅花档案》里‘梅花党’的标志……”

“咳，这真有点悬了。”

医院上上下下传得沸沸扬扬。

医院负责党务工作的吴书记，更是急匆匆地将查清此事的重点，确定在内科的护士，大夫身上。

这位长着一幅核桃脸的吴书记，十几年前从部队转业到医院，平时抓一些政治学习、党务工作，对业务也不甚懂，对医院的这种影响“白衣天使”形象的大事，自然就列入当务之急。

他来了个人人过关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

吴书记先是召集了一个调查会，讲清这“一滴血”对医院的负面影响，给人们思想造成混乱。然后发动全院上下互相检举揭发，并找每个医生护士谈话。

院里组成了以吴书记为首的调查小组。

对床上的血迹进行了抽样化验，血迹为O型。

那也巧，四个女护士的血型，除凌小菲之外，三个人都是O型。凌小菲那一天出差未归。现在范围似乎确定在梦玉、惠皎，还有王玲珑身上。那血迹是王玲珑接班时发现的，她能贼喊捉贼吗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，但嫌疑还是很重。

三个女护士都被列入了“黑名单”。

那么，这是什么血迹？是伤口血还是女人例假血？或是处女血？

如果是处女血，那个致使出血的男人又是谁？



医院处在“血色恐怖”之中，让人窒息得喘不出气来。不论男女都成了嫌疑犯，个个灰头鼠脸，单位出了这种事情人人自危，刹时谣言漫天，疑云阴霾重重。

内科组织了整顿作风学习班。

她是谁？他是谁？

惠皎是个风韵楚楚大胆开朗的女护士，她天真开放，喜欢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喜欢唱流行歌曲，喜欢无所顾忌地与男医生说笑逗闹。然而，这几日却沉默不语了。

梦玉，这个典雅纤秀沉静忧郁的女护士，一向独往独来，且有些神秘，喜欢读古典诗词，喜欢一个人去海边。但这件事发生后她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依然像个幽灵一般，穿一身白色衣裙，出入在灰楼与病房之间。

王玲珑，这个巧嘴利齿城府颇深的女护士，八面玲珑，喜欢争强好胜，虚荣心强。事情发生后，这个喜欢得到众人青睐的姑娘，忽然变得像崩溃了一般，见人便说自己是清白的，是她发现了这血迹，而自己又搅进了“腥灶里”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。

“真是快把医院变成集中营了。”

“还不如改成精神病院算了。”

“以前不是出了那么多精神病吗？”

清查久了，不同的声音多了起来。

“这不是个小问题，不能半途而废！”

“应该一查到底！”

“那查出来又不是‘阶级敌人’，也不能算是违法行为，你又能怎么办？”

“真是见了鬼了。”

就在“一滴血事件”不久，女护士的灰楼宿舍，又闹了一次鬼，把临海医院这池混水，又推起了层层波澜。

那一夜，灰楼的灯已熄了，院中的纤绳上搭上了一片片白色的床单，在夜风中飘乎不定，发出唰唰的声响。忽然，灰楼里传出了尖叫声，紧接着，从黑洞洞的门口里，奔逃出披头散发的王玲珑，她